

讀寫碰撞的連鎖反應

日期：2012.10.03

老師：凌明玉

■ 吃◎張愛玲（選自《流言》，皇冠出版）

小時候常常夢見吃雲片糕，吃著吃著，薄薄的糕變成了紙，除了澀，還感到一種難堪的悵惘。

一直喜歡吃牛奶的泡沫，喝牛奶的時候設法先把碗邊的小白珠子吞下去。

《紅樓夢》上，賈母問薛寶釵愛聽何戲，愛吃何物。寶釵深知老年人喜看熱鬧戲文，愛吃甜爛之物，便都揀賈母喜歡的說了。我和老年人一樣的愛吃甜的爛的。一切脆薄爽口的，如醃菜，醬蘿蔔，蛤蟆酥，都不喜歡，瓜子也不會嗑，細緻些的菜如魚蝦完全不會吃，是一個最安份的「肉食者」。

上海所謂的「牛肉莊」是可愛的地方，雪白乾淨，磁磚牆上丁字式貼著「湯肉××元，腓利××元」的深桃紅紙條。屋頂上，球形的大白燈上罩著防空的黑布套，襯著大紅裡子，明朗得很。白外套的夥計們各個都是紅潤肥胖，笑嘻嘻的，一隻腳踏著板凳，立著看著小報。他們的茄子特別大，他們的洋蔥特別香，他們的豬特別該殺。門口停著塌車，運了兩口豬進來，齊齊整整，尚未開剝，嘴間有些血漬，肚腹掀開一線，露出大紅裡子。不知爲什麼，看了絕無絲不愉快的感覺，一切都是再應當也沒有，再合法，再合適也沒有。我很願意在牛肉莊上找個事，坐在計算機前面專管收錢。那裏是空氣清新的精神療養院。凡事想得太多了是不行的。

■ 關於譬喻◎卡夫卡（選自《卡夫卡短篇傑作選》，志文出版）

不少人抱怨說，智者的話除了譬喻還是譬喻，但在日常生活中無法運用，而我們唯一離不開的就是日常生活。假如智者說：「走過去吧！」那麼他的意思並非就是叫你走到另一邊去，只要這段路值得走，總還是能夠做得到的；他指的是我們不得而知的神話般的另一邊，連智者本人也提不出更好的說明，因而它對我們毫無幫助。所有這些譬喻原本只是說，凡是不可思議就是不可思議的，而我們已經知道了。但是，這與那些我們每天爲之操心勞神的事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對此曾經有一個人說：「你們何故抵觸？只要你照譬喻行事，而後你們自己也就變成譬喻了，從而你們也就擺脫日常的操勞了。」

另一個人說：「這也是一個譬喻。」

第一個說：「你贏了。」

第二個說：「但只可惜在譬喻中贏了。」

第一個說：「不，在現實中贏了；在譬喻中，你輸了。」

■ 室內下大雨◎卡夫卡（選自《卡夫卡短篇傑作選》，志文出版）

他用上牙緊緊咬住下唇，目注前方，一動不動。「你這樣是毫無意義的。到底出了什麼事？你的生意不算太好，但也不算並糟糕；再說，即使破了產——這當然是無稽之談——你也很容易找到新的出路，你又年輕又健康，學過經濟學，人很能幹，需要你操心的只有你自己和你的母親，所以算我求你振作起來，告訴我，你為什麼大白天把我叫來，又為什麼這樣子坐著？」接著出現了小小的間歇，這時我坐在窗台上，他坐在屋子中央一把椅子上。他終於開口了：「好吧，我這就都告訴你。你所說的全都沒錯，可是你想想：從昨天開始雨一直下個不停，大概是從下午五點開始的吧，」他看了看錶，「昨天開始下雨，而今天都四點了，還一直在下。這本來不是什麼值得深思的事。但是平常街上下雨，屋子裡不下，這回好像全顛倒了。你看看窗外，看看，下面是乾的，對不對？好吧。可這裡的水位不斷地上漲著。它愛漲就漲吧。這很糟糕，但我能夠忍受。只要想開一點，這事還是可以忍受的，我只不過連同我的椅子飄得高一點，整個狀況並沒有多大改變，所有東西都在飄，只不過我飄得更高一點。可是雨點在我頭上的敲打使我無法忍受。這看上去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偏偏這件小事是我無法忍受的，或者不如說，這我說不定甚至也能夠忍受，我所不能忍受的僅僅是我的束手無策。我實在是無計可施了。我戴上一頂帽子，我撐開一把雨傘，我把一塊木板頂在頭上，全都是白費力氣，不是這場雨穿透一切，就是在帽子下，雨傘下，木板下又下起一場新的雨，雨點的敲擊力絲毫不減。」

■ 大眾力學◎瑞蒙·卡佛（選自《小說中的小說》，大陸鳳凰出版）

那天一早，天就轉晴了。積雪化成汙水。開向後院的齊肩高的小窗上融化的雪水一道道往下淌。外面街上天漸漸黑了，汽車開過，濺濺聲可聞。但是這時屋子裡也漸漸黑了。

她來到門口的時候，他正在臥室裡把衣物匆匆塞進提箱。

你要走我真高興！你要走了我真高興！她說，你聽見了嗎？

他繼續往箱子裡裝他的衣物。

你這個混蛋！你要走了我真高興。

她開始哭了起來，你甚至連正眼看我都做不到，對不對？

隨後，她瞥見床上那張孩子的照片，就順手揀了起來。

他看了看她。她擦擦眼睛，瞪了他一眼，然後轉身走向起居室。

把那東西拿回來，他說。

你就拿著你的東西滾開，她說。

他沒有回答。他關上箱子，穿好上衣，關燈前環視一下臥室，然後向起居室走去。

她抱著孩子站在小廚房門口。

我要這孩子，他說。

你瘋了嗎？

不！這孩子我要。我會找人來取孩子的衣物。

不許抱走孩子，她說。

小娃娃開始哭了。她掀去裹在孩子身上的絨被。

噢，噢 他邊哄著，邊看看孩子。

他逼向她的身邊。

看在上帝的面上！她後退一步，縮到廚房裡。

我要孩子。

滾開。

她轉過身，想把孩子抱到爐灶後邊的一角。

但他走上前來，伸手越過爐灶，雙手緊緊抓住孩子。

把孩子放開，他說。

滾開！滾開！她喊道。

孩子漲紅了臉尖聲哭叫，他們在廝打中碰掉了吊在爐灶後面的花盆。

他把她擠撞到牆上，試圖讓她鬆手。他抓住孩子，一面用全身力量推她。

把他放開，他說。

別，她說。弄痛孩子啦，她說。

我沒弄痛孩子，他說。

廚房的窗戶沒有透進亮光。在幾乎完全的黑暗中，他一隻手用力掰開她那握緊的手指，另一隻手從靠近肩膀的一隻胳膊下面一把抓住尖叫的孩子往上提。

她覺得手指硬給扳開了，她感覺到孩子就要離開她的手了。

不！在她的雙手鬆開的當兒，她尖聲喊叫了。

她是非要不可的，這孩子。她去抓孩子的另一隻胳膊。她捏住孩子的手腕，身子往後仰。

可他就是不鬆手。他感到孩子正在從他手中滑出去，就奮力往回拽。

就這樣，問題解決了。

■ 徵兆與象徵◎納博科夫（選自《小說中的小說》，大陸鳳凰出版）

1

這是他們這些年裡第四次面臨這樣的難題，要給一個精神錯亂、無藥可救的年輕人送一件什麼樣的生日禮物。他倒是沒有什麼要求。人造的東西在他看來要麼是邪惡的蜂箱，以只有他能看見的惡毒的行為在震動，要麼就是粗俗的享受，這在他那個抽象的世界裡是一無用處的。在排除了一系列有可能傷害他或是嚇壞他的東西之後，（任何小巧的機械一類的東西都屬禁忌），他的父母挑選了一種精緻且無害的小玩意兒：一籃子裝在十個小罐子裡的十種不同的果凍。

他出生的時候，他們結婚已經很久了：二十年一晃而逝，現在他們都老了。她那淺棕色的頭髮只胡亂地收拾了一下，身上穿的是便宜的黑色衣衫。與同齡的其他婦人不同（比如索爾太太，他們的緊鄰，她的臉上總是塗成粉紅色和淡紫色，她的帽子就是一串小溪邊的花朵），對著春日吹毛求疵的光亮，她總是露著一副未經修飾的蒼白的面容。她的丈夫，在古老的鎮上曾經是一個相當成功的商人，現在卻完全依賴他的兄弟艾薩克，後者是一個有著近四十年身分的真正美國人。他們很少能見到他，戲稱他為「王子」。

那個星期五一一切都錯亂了。地鐵火車在兩個站台之間喪失了他的生命電流，在十五分鐘的時間裡，人們除了能聽見自己的心臟恪盡職守的跳動以及報紙的喇拉喇拉聲，就什麼也聽不見了。他們接下去必須乘坐的公共汽車又讓他們等了幾個世紀似的；當他終於到來時，裡面已擠滿了唧唧喳喳的中學生。他們走在通往療養院的褐色小路上時，竟又下起了瓢潑大雨。在療養院，他們還得等待；與以往不同，他們的兒子沒像過去那樣拖著腳步走進屋來（他可憐的臉上長滿了汙濁的粉刺，鬍子胡亂剃過，神智陰鬱又胡塗），最後是他們認識卻並不太喜歡的一個護士出現了，坦白地解釋說他又一次企圖自殺。他現在還好，她說，不過探訪可能會打攪他。那個地方，人員配備得真是太不足了，東西很容易就搞錯或是搞混，他們決定不把他們的禮物放在辦公室裡，而是下次來時再帶給他。

她等著丈夫撐開雨傘，便攬住了他的胳膊。他不住渾響地咳著清著喉嚨，當他心緒煩亂時他就會這樣。他們到達馬路另一邊的車站蓬裡，他收了雨傘。幾步開外，在一棵還滴著雨水的飄搖的樹下，一隻羽毛未豐的鳥正在一處水坑裡無助地扭動。

在前往地鐵車站長長的一段路中，她和丈夫彼此一個字也沒說；每次他瞧瞧自己那雙蒼老的手（鼓脹的血管，布滿褐斑的皮膚），握緊並轉動他那把雨傘的柄時，她都感覺到淚水湧出的壓力。當她往四處看看力圖轉移她的思緒時，她看到一個過路人，一個有一頭黑髮、骯髒的腳指甲塗成紅色的女孩子，正伏在一個年歲大些的女人肩頭哭泣，這讓她產生了一種混雜著憐憫和好奇的無聲的震驚。那個女人像誰？很像麗貝卡·博里索夫娜，她的女兒嫁給了一個索羅書契克人——這是多年前發生在明斯克的事了。

上次他們的兒子企圖自殺，他的方法是，用醫生的話說，一個創造發明的傑作；如果不一個嫉妒的病友以為他是在學著飛——而阻止了他，他就成功了。其實他真正想做的只是要在他的世界裡撕開一個洞好逃出去。

他的神經系統錯亂曾經是一家科學月刊上的一篇論證詳盡的論文主題，但那是在她和她丈夫苦苦思索想把它弄明白之前很早的事了。赫爾曼·布林克把它稱為「聯想狂」。在這些很稀少的病例中，患者想像在他身邊發生的每一件事情，其隱含的所指都是針對他的個性和存在的。他把真實的人都排除在這一陰謀之外——因為他認為自己比其他人要聰明很多。無論他走到哪裡，想像自然都陰蔽著他。明朗天空上的雲彩通過緩慢的示意方式互相傳遞著與他有關的、令人難以置信的詳細消息。他內心深處的思想都是在夜幕降臨時通過以手語示意黑暗的樹木，按照手勢符號加以討論的。卵石或汗點或太陽光斑以一種可怕的方式形成了一種模式，它象徵著他應該截取的信息。一切都是密碼，而他是一切的中心。這些間諜中，有些是公正的觀察者，比如玻璃的表面以及平靜的池水；其他的，比如櫥窗裡面的衣服，都是有成見的證人，內心裡是以私刑處死他人的人；還有其他的（流動的水，暴風雨）也是歇斯底里幾近瘋狂，對他抱有扭曲的看法，還荒唐地曲解他的行為。他必須時刻警惕著，把生活的每時每刻每個單元都致力於破譯事物的波狀曲線。他所呼出的氣息都是被加了索引、歸了檔案的。如果他激發起的興趣僅僅被限制在他附近的環境中那該——可是不然！遠處野蠻的流言如洪水滔滔增加。他血細胞的剪影成百萬倍地擴大，並從大草原上飛過；更遠處，令人無法忍受其堅硬和高度的崇山峻嶺通過花崗石和呻吟的冷杉概括地說明了他存在的全部真實。

當他們從鬧哄哄的地鐵裡惡臭難聞的空氣中走出來時，白日最後的殘渣已經與街燈相混合了。她想買點魚好晚飯時吃，於是就把裝著果凍罐的籃子遞給了他，讓他先回家。他走到樓梯第三個拐彎處，才想起早晨把鑰匙給了她。

他靜靜地坐在樓梯上，大約十分鐘之後又靜靜地站起身，是她回來了。她腳步沉重地上了樓，疲憊地一笑，又搖搖頭，對自己的糊塗不以為然。他們走進他們居處的房間，他立刻就走向鏡子。用兩個大拇指拉開他的嘴角，作出一副可怕的像面具一樣的怪臉，他取出那副讓他難受不堪的新的假牙托，而後切斷牙托從他口裡帶出長長的分泌物。她來擺放餐桌的時候，他正讀著他的俄語報紙，一邊吃著那根本無需動用牙齒的軟質食品，一邊仍在讀著。她了解他的脾氣，也沉默不語。

他上床去睡時，她和她那盒髒汙的撲克牌以及他的舊影集留在了起居室裡，狹窄的院落對面，雨水在黑暗中滴在一些被砸爛的土灰桶上，窗口泛著慘澹的光；從一扇窗戶裡，能看見一個穿黑色褲子的男人，抬著裸露的胳膊肘，仰躺在一張亂糟糟的床上。她把百葉窗放下來，看起那些照片。他還是個嬰孩時，看上去就比大多數孩子讓人驚奇。他們在萊比錫時用過一個僕人和她那寬胸膛的未婚夫，從影子裡的一個對折處掉了下來。明斯克，大革命，萊比錫，根本沒對好焦距的一座傾斜的房子的前景。四歲時，在一個公園裡：悶悶不樂地，害羞地，皺著眉頭，視線躲開了一隻熱切表現的松鼠，就像他躲開任何其他陌生人一樣。羅莎姨媽，一個身材瘦削、兩眼發直、很難取悅的老女人，她一直生活在一個充滿壞消息的不安世界裡，破產，火車事故，癌症——直到德國人把她以及她一直為之擔心的所有人都弄死了為止。六歲時——那正是他畫長著人的手和腳的神奇馬，並且像成年人一樣遭受失眠痛苦的時候。他的表哥，現在已是一位著名的國際象棋高手。又是他，大約是八歲，已經產生了理解方面的困難，害怕走廊裡的壁紙，害怕一本書裡的某幅插圖，那不過是幅田園詩般的風景，山坡上的岩石、懸在一根枯樹枝下的一只舊馬車輪子。十歲：他們離開歐洲的那一年。在那所特殊學校裡，他和羞恥、可憐、不光彩的障礙，以及那些醜陋的、惡劣的、落後的孩子在一起。而後就是他生命裡的那個特別時期，與他患肺炎之後的漫長的恢復期同時，他的那些被他的父母固執地以為是一個異常天才兒童的怪僻的小小恐懼症加重了，它變成了一種必然相互作用的、極度混亂的幻覺，這使他完全無法進入正常人的思維了。

這一點，以及其他許多，她都接受了——因為生活終究意味著要接受一個接一個快樂的喪失，在她這裡，甚至不是什麼快樂——只是生活改善的可能性。她想著那一陣一陣無盡的痛苦，她和她丈夫不知為何必須承受；想著那以某種難以想像的方是傷害著她的兒子的隱身巨人；想著那包容在這個世界裡的無數的溫情；想著這種溫情的命運或是被碾碎了，或是被浪費了，或是被轉變成了瘋狂；想著那被人丟棄的孩子在無人清掃的街角暗自沉吟；想著那躲不過農夫之手的美麗的草，只能在駭人的黑暗到來之際，無助地看著他像猿猴似的曲背的影子，以及隨後的被殘害的花朵。

子夜已過，她聽到從臥室裡傳來丈夫的呻吟；不久，他就蹣跚著走了出來，披著的睡袍一件帶有阿斯特拉罕皮領子的舊外套，比起他那件不錯的藍色浴衣，他更喜歡這一件。

「我睡不著。」他喊著。

「為什麼，」她問道，「為什麼睡不著？你剛才已經很累了。」

「我睡不著，因為我要死了。」他說著就躺倒在長沙發上。

「是因為你的胃嗎？要我去叫索羅大夫嗎？」

「不要大夫，不要大夫，」他呻吟道，「讓大夫去見鬼吧！我們必須馬上把他從那裏弄出來。否則我們就得負責任。負責任！」他重複道，並猛地讓自己變成坐立的姿勢，兩隻腳都放在地上，用他攥緊的拳頭捶著自己的腦門。

「好吧，」她悄聲說道，「我們明天一早就把他接回來。」

「我想喝點茶。」她丈夫說道，然後隱沒在盥洗室裡。

她困難地彎下身，拾起沙發滑落到地上的一些撲克牌和一兩張照片：紅桃傑克，黑桃九，黑桃A。埃爾莎和她那獸性的情郎。

他精神振作地轉了回來，高聲說道：

「我們把臥室給他。我們兩個個在他身邊守上半夜，另一半就在這沙發上打發。輪流。我們讓醫生至少一星期來上兩次。王子說甚麼都沒關係。他無論如何不會說什麼的，因為結果會更便宜的。」

電話這時響了起來。一般這個時間他們的電話是很少響的。他左腳上的拖鞋剛才掉了，他正站在屋子當中，用他的腳後跟和腳趾頭摸索著它，這時他孩子般地目瞪口呆地凝視著他妻子，露出了沒牙的嘴。她懂的英語比他多，她就去接那電話了。

「我找查理。」一個女孩低沉又細小的聲音說道。

「你要的是什麼電話號碼？不是。那個號碼不對。」

聽筒被輕輕地掛上了。她的手放到了她那蒼老又疲憊的心上。

「嚇壞了我了。」她說。

他急速地笑了一下，然後刻不容緩地重新開始了他那激動的獨白。天一亮，他們就去接他。刀子要藏在一只上鎖的抽屜裡。即使在他最糟的情形下，他也不會對別人造成什麼危險。

電話第二次響了起來。還是那個找查理的平板、焦慮的年輕聲音。

「你的號碼是錯的。我來告訴你怎麼做吧：你撥字母O，不是撥0。」

他們意想不到地像過節似的坐下來喝起了子夜茶。生日禮物就放在桌上，他大聲地啜飲著，臉龐都紅了，還時不時地把他舉起的杯子搖一搖，好讓糖更徹底地融化。他的禿腦袋上有一塊很大的胎記，頭上的血管明顯地凸了出來，而且，儘管他這天早上刮過臉了，下巴上還留著一根根白色鬍鬚。當她再給他倒了一杯茶時，他戴上了眼鏡，愉快地重新察看了那些黃色的、綠色的、紅色的小果凍夜光杯。他濕呼呼笨拙的嘴裡拼出它們動人的標籤：杏、葡萄、李子、溫梨。他還想去抓蘋果，這時，電話又響了起來。（原載大陸《世界文學雜誌》）

■ 本期課程 / 課程編排：凌明玉

日期	課程名稱	講師
10/13	閱讀課：讀寫碰撞的連鎖效應	凌明玉
10/17	流動的觀看	駱以軍
10/24	小說課：折磨讀者的祕密	許榮哲
10/31	菜場與電車：張愛玲散文中的都市生活	楊佳嫻
11/07	所有人的高中同學—《麥田捕手》	黃崇凱
11/14	新詩課：不可不讀的經典詩作	林子弘
11/21	或許與愛有關—短篇小說敘事策略	凌明玉
11/28	沈從文「蕭蕭」的悲喜劇	鍾正道
12/05	村上椿樹《挪威的森林》的最終祕密	王聰威
12/12	瘟疫—重讀卡謬	胡淑雯
12/19	脆弱的勝利—田納西威廉斯的《玻璃動物園》	胡淑雯
12/26	作業課：文學啓動，全面驗收	凌明玉

- ※ 作業「前置作業」時間：**導師健診12.05之前請寄dolin0611@hotmail.com**
由於導師信箱經常呈現各班學生塞車狀態，寄件主旨請註明「文學導航班學生」，謝謝。
- ※ 請勿將你的存稿一次全寄給導師，請挑選適合繳交並需要指點迷津的稿件兩篇與導師討論。
- ※ 正式作業繳交期限(寄至輔導員處)：12/14（五）24:00截止(手寫稿於12/12課堂上繳交) 詳細事項請見「作業繳交須知」。
- ※ 班級輔導員為：廖桂寧、葉語婷，關於寫作班班務或讀書會相關事項皆可向她們詢問喔。

耕莘文學導航班 作業繳交須知

文學導航班於 12/26 舉行學員作品討論課程，由凌明玉老師來解析全班作業。繳交正式作業之前，若有卡住的感覺，可請導師凌明玉（作業健診）。

因匯整作業的時間需求（輔導員要編排、老師需要時間消化點評全班文章），請學員務必遵守繳交規則，以利課程順利進行。

內容：

1. 極短篇或小品文 500~1000 字
2. 可交單篇 1000 字以內作品或是同時交兩篇 500 字以內的作品（兩篇最短篇，或者一篇最短篇和一篇小品文，兩篇小品文。總字數不超過 1000 字）

日期：

繳交期限（寄至輔導員處）：12/14（五）24:00 截止（手寫稿於 12/12 課堂上繳交）

規格：

主旨：耕莘文學導航班作業—XXX（學員姓名）

格式：word 檔案，橫書。

輔導員 Email：artbobo@pchome.com.tw

主旨與檔名請參考附件。

注意事項：

1. 最後繳交給老師的作業以輔導員收到為準（作業是由輔導員彙整過後才交給老師），收到必定回覆，若超過兩天未收到回覆，表示輔導員未收到信件，請來函詢問以免漏失。
2. 課程期間，關於創作的任何疑問，作業半成品或成品，皆可請導師凌明玉，導師會給予書面協助，絕對有打通任督二脈之神效。

凌明玉: dolin0611@hotmail.com

請導師為你作業健檢的同學請務必遵守寄信規格，並在 12/05 以前寄給老師。若超過此時間，會壓縮老師和輔導員作業的時間，容易造成收作業上的失誤，就請同學不要再寄給老師，自行檢查後，直接寄給輔導員。

3. 每位學員限繳一篇作業。
4. 貼心小提醒：繳交作業以輔導員收到為準，參加作業健診同學請勿要老師為你轉寄作業哦。

附件：

